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

錢崔二韋二高馮三李盧封鄭敬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貨饋坐是得辠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著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

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廥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澈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悦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蔡檄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驕蹇會衍病亟澈請名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頼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澈從容言它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内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澈懇諫罷

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爲
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
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庶子出虢州刺史入
拜禮部侍郎宰相叚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
周漢賓並誘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
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
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
方師劒南西川入辭即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

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濵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號

之治不及知況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
文宗立名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
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太
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
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
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
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
時稱有公望子可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

賔客子珝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珝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為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卻之雖度門下賔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

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顧上
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
遷陜虢觀察使日與賔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
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祕
書監太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蕲遠閒游終南
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鄖城公元禮七世孫羈丱能屬文母
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譲責韋皐鎮西川王緯

司空曙獨孤良弼裴沇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沇甞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擷白冐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龎嚴蔣防皆謫去學士欵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

徹因曰隋位崇入且居翁右柰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戸部侍郎汀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

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旣沒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緫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髙釴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鍇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脩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釴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名入

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興倉卒鉞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擥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鉞少孤窶介然無黨援以致官達諸弟皆檢愿友愛爲搢紳景重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

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仙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銖字權仲既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太和時擢累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閤言訓素行憸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遣使者諭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彗變未息鄭注權震赫人情危駭既銖等弗見省羣臣

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戸部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慤慍見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隱舊典銖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

鍇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鍇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上所差

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鍇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誡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卽以鍇爲禮部侍郎閲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

子湘字濬之擢進士第歴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既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

宗初名爲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兎
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寛並擢進士第徐
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爲軍中脅主留事李
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
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
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内則誠欵隔
絶外則彊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

勲赦愔皐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絶之德矣武俊悦即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名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謚宿謂世勞不可遺乃上佳謚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從節山南東道爲王庭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從左散騎常侍兼集

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
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
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脩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
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郛增兵械十餘萬詔
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利防庸一方
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脩短天也撓
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治命
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

科大中時終戸部侍郎判度支寛爲起居郎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齋名人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
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歸
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
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苹府以鄠尉爲集賢校理始定
居喪號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
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吏告定掠民妻乾沒庫錢御
史鞫治無狀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

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玨玨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名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惴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論

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

謚曰節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

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審字退思開成中為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

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

終祕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

遷太常博士建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襃貶法也

茅土爵祿僇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謚是覾古者將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謚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誄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謚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期居外一期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謚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寶歷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翺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脩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氐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

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不耆顧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畧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剗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受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

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畮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令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子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

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旣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下可以

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與之時而謙讓未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翺自代景儉斥翺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翺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翺恚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

輸賦翶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税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栢耆使滄州翶歲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翶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别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並第進士歷佐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寶歷中黎幹子熠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

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誅貲田皆没大歷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惘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

簡能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謩中進士第登宏辭補

祕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𢭃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
闕出為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朱玫亂避
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脩撰歷太常卿
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為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
太尉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為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贍
麗子文度亦貴顯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為江
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

盧允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皐由
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
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洺磁三州
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為三州團練
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即詔為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
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戸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貴
不相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輿檢鉤釐正條上新法即表
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為武寧節

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𠂢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爲招討使各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

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艿與賔客置酒自娱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方柳璨斲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表爲節

度副使太原府子亭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未嘗居賔位西向俛首人美其有禮嗣業子文紀後貴顯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名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

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辠元裕坐出餞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賔客進御史中丞卽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

請監院御史隷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賦甚衆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爲吏嚴巖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元裕稍進給事中出爲陜虢觀

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隷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太和中改今名

元裕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懿宗時拜劒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

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剌請謚爲剌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蓨人元和中登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名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宫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敖草其制曰謀皆

予同言不它慼德裕以能明專任巳以成功謂敎曰陸生恨文不迨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辠復爲工部侍郎大中中楚平盧與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敎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敎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還爲太常卿卿始視事廷設九部樂敎晏私第爲御史所劾徙國子祭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士但髙

其才故不至宰相卒子彦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鄭薫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
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薫頗以清力自將牙
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薫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
都懿宗立名爲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
正議光禄大夫者得廕一子門施戟於是宦人用階請
廕子薫却之不肯叙宰相杜悰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
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

族百口稟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爲倖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薫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于廷號七松處士云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不諧已外除果州刺史進累兵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已誅議者健括才選爲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歷中卒晦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於

是帥不政法制陵頹曙引大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柰何衆愧謝闔府咨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眞以詐營罔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臯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田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饉有詔弛榷酒茗官用告乏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兗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卒

贈兵部尚書謚曰肅晦兄昕暭弟昈煦俱第進士籍昕爲河陽節度使暭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黄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取進士第宴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皐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貲回鶻入寇以符澈爲河東節度使拜博爲判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隷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爲靈武

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名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虜彊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爲京兆尹與御史中丞嚚競不平皆得辠下除博衛尉卿出爲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憕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懽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毋鄭

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皋乃赦故雖老猶加箠敎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名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

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
乃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脩治閨門唯謹入爲尚書左
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
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栯
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
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
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佗官
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慨然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

代卻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性獎士類拔孤仄如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爲左丞蔣伸坐晏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爲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宣宗衙穆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爲

嫌請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斷其騙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弟景溫字德己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繇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溫不許赴省

時故事久廢景温既舉職人皆韙其正弟景莊亦至顯

官

乾隆御覽之寶

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

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横制海内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臣内擎侮天子蕡常痛疾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旽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寖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昧

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
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
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
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徵
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
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
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
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

下以法則聦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彦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覈治之關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叅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吏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

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賁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祅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

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縱左右之纎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

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已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捄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

博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言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充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

變者臣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又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

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紬左右之纎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宫闈將變社稷將危天

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
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
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
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
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
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
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
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

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弑吴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逺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逺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内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

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

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内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

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

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
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
亂之術塞隂邪之路屏䙝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得治其
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
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
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
聞堯禹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

收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
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
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
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
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
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
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
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

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

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

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

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賔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内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

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竝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

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

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
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
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之也
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
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
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
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
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在任

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

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
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
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
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捄災
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
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

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
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
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
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
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
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
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賦以贍黎元
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

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

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閒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服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勲軍容合中官之

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凶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

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禄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絶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

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

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

之節茍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

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

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啟商比干死而啟周韓

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

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

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

臣死之後將孰爲啟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髙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消揺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

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

所言皆冗蹝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内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

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絶李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隂殺讜直結讎海内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摇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内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

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郃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弑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輿位

宰相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横帝以憂崩
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蕡當太和時宦
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
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内
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
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歯有望
於陛下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

不切也賛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彊可不戒哉意賛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耶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劉蕡傳○舊書入文苑傳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四

李鄭二王賈舒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爲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

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方留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卬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横帝愈憤恥

而憲祖之弒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堪欲夷絕其類
顧在位臣持祿取容無仗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
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
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縗麤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
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太和
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
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佽
諫議大夫李翊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

仲言憸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閣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横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宦人猜忌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鴆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

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己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與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闋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

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它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傜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為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頼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為助援内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

柄於是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

轂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閽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曰將軍何為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閤者將闔扉為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即扶輦決罘罳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躓訓壓之將引刀鞾中救至士良免立

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郄志榮搥訓仆之輦入東上閤即閉宮中呼萬歲元輿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羣臣見宰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嘖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

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詒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埴羅讓渾鐬胡証等家及賈耽廟貲産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閤門使馬元贄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

初未知涯等被縶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諜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衆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靳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徼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餗匿民間亂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

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播喜啟關納之既行知見紿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幷奴婢悉繫左右軍播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既敗衣緑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擒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

郊廟過兩市皆膏斬梟首以徇餘臨刑憤叱獨元輿曰
晁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
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襃元皋始元皋以屬疏自觧得去
士良訊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
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
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
相雜廁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它日
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末以

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顔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爲愬煑黄金餌之寵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隂狡億探人度隱輒中所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

拒不納既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愬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贍䘏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為司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讙

駭劉從諫恐其人欲因斥去之即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資貪沓既藉權寵專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熵聲焰閒入神䇿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

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感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亂朝法賢不肖淆亂以爲弛張當然衆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榷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爲榷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厭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宫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宫室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

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度謂曰水族貌寢陋不能遠視常衣麤衣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請寮屬於訓訓與舒元輿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為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為副李敬彝為司馬盧簡能蕭傑為判官盧弘茂為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為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

扉帶出都門旗干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滻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㸃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擒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贊注爲姦數顧賕爲率吏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

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
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
軍司馬梟注首光宅坊三日麾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
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
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疋它物稱
是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可
復徽子也為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弟駕部員外郎滐
者俛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

四爲祈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之弘茂妻蕭臨刑詬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儋節度府爲注所辟敬彝爲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衢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冏之裔祖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晃歷左補闕溫州刺史涯博學工屬文

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名知制誥再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温麗多所槀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西北驋然入掠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繇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栅抵棲鷄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某人取某地受某賞開懐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鋭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報長慶三年入為御史大夫遷戸部尚書鹽鐵轉

運使寶歴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總鹽鐵政益刻急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

已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工無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為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

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悦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税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爲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詈抵以瓦礫涯質狀頎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

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它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
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
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
便謗訕囂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
等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貲貨悉爲兵掠
而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鉅萬取之彌日不盡
家書多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鉤致或私以
官鬻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爲人破垣剔

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爲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瑛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鐇家鐇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見帝從容言向與臣並列者既族滅矣而露胔不藏深可悼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盜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竇紃妻以痼病免家人紿告涯當貶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

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
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
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寃追復爵位官其
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
餗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良厚舉進士高第聲稱籍甚
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
外郎知制誥餗美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

渤為諫議大夫惡其人為宰相言之而李逢吉實易直
愛餗才得不斥穆宗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制
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導餗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
德裕敕吏還怏怏為憾入為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
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
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
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黄面兒敢爾儉四公

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倹特爲黨斥去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餘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奈何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餘與馮宿龐嚴爲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餘本中立不肯身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寃之

舒元輿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

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渠筍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鄠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鋭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

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所緼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感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印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

與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
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辨明
審不三月即真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擧繩逐
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算日與訓
比敗天下事二人爲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
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
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
闌誦賦爲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褒又擢

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王播字爵王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儀寓峻整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政特厚播驟拜御史中丞播挾所恃頗横恣道直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

位緣恩進削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
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但
罷播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
不直之初播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已及罷中丞乃失望
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内廐小兒頗擾民播殺其尤暴者
遠近畏伏入爲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
隳斁姦豪寖不戢播頗修舉政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
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播議除之播反以告

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為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薦之復召為左丞拜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軿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休誅璠鑿潤州外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崟生磋磋生璠盡遐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誌冢辭不爲重胤怒即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嘗値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還楚汝二州刺史大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

善故用之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太和九年代崔鄯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

約綠錢穀進吏安南富饒地聚貲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闊陿號於

衆曰有不如約為我吏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鎖絶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糴非實没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繇廬州刺史召為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推為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輿引知雜事元輿入相擢權知中丞事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為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按邊既行命師邕為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李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

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隷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豈不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韓約傳○此傳及顧師邕李貞素傳舊書俱無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